



一条流淌着记忆的河

高 鸿

乡村公路硬化了，河堤加固了，小河还是以前的模样。只是河水窄浅似一条线，多处河床挤满了茂盛的野草，儿时那一滩滩金色的沙滩不见了。我太熟悉这条河了，这条河早已融入了我的身体里。河水经年不息地流淌着，记忆就被一遍遍地淘洗、冲刷，留下些残缺不全的印记。

出入皆须翻山，村落两头翘翘的，状如庄户人家哄哄睡觉的摇篮。小河是村子里唯一的一条河。沿途沟沟岔岔的小溪是小河的毛细血管，溪水四季叮当轻吟，河水清澈透明。河水流经陡峭的文沟河出县境，鬼斧神工成三口大小不一的瓮状深潭，当地人美其名曰“三道瓮”。瓮沟因此得名，最后经洛河入黄河。

童年，小河是我们的乐园。冬季的冰雪掩饰不住春色满河滩的喜悦，扑面而来的夏染绿河水，昔日的沙滩、鹅卵石随意铺陈，河堤上的卵石变得热闹而拥挤不堪。饭前，小河是女孩子洗菜、刮土豆的菜盆子。饭后，洗衣的妇女搓得小河心花怒放。正午时分，深潭里的男生横七竖八，水面扑闪成玉树琼枝的模样。暮色降临，劳累一天的庄稼人把热烘烘的脚泡在水里不睡不归，臭汗味、呛鼻的烟味搅拌着荤素的家家长短，月色斜倚，小河微醉。当东方露出鱼肚白时，习惯早起的男人，正一担一担把清水从河里担回来，盛满水缸，清凉而鲜活的一天就开始了。

多少记忆，散落在深深浅浅的时光褶皱里。小时候，村小就坐落在河对岸的村大礼堂处，几间低矮的小屋，不足三个篮球场大的土操场，锈迹斑斑的铁大门，苍老而古朴的手打铃，由白墙蓝瓦的院墙灰灰地围圈着，冬去春来，留下的都是温馨的记忆。

那时雨水足，夏天暴雨就像陕西人吼秦腔，电闪雷鸣，来得快，走得也快，往往是一场暴雨一泻千里。河上没桥，河水一涨，河里的卵石全都淹没了。遇上河水太满，经常是大人们背着小孩蹚水过河上学。秋季，阴雨天稠密而缠绵，河水此消彼长，动辄几天都上不了学，在河边看滚滚的洪水，顿时心胸澎湃。而我又

不愿逃学，有几次都是偷偷地涉水上学。老师表扬我，村民背地里夸我，自从村里有一个9岁小男孩早上学失足落水丢了性命之后，村干部才着手在河道略窄处修了两座简易的木桥。多少年后，又修了几座平板水泥桥，方便两岸村民出行。

我的青春年少时代，那条河见证了年轻的激情和浪漫、梦想和挣扎，点燃了我的活力，同时我的徘徊和苦闷都在那里找到了出口，河流的样子就是我小学时代一路走来的记忆。

早些日子，村民都不大注重环保，垃圾随便往河道里扔，弄得小河一身臭气，满目疮痍。河水的水也蔫了，村民不敢直接饮用了。不几年光景，小河沿河两岸家家户户都打有水井，虽然也是河水的水，但经过长距离沉淀净化，一口水井就是一个小小的农夫山泉蓄水池，守护着一方百姓安居乐业。

我家门前就有一眼口水井，井深不足五米，水深超过三米，我们姊妹几个到河里捞了不少黄鱼养在井里，有几条长得老大。最不喜欢下连阴雨，河水爆满，地里的水四溢，井水满溜溜，鱼儿跟着跑了，浑浊的井水需要大半天时间沉淀才得以清亮。后遇上农田机井改造，村里给水井盖了井房，配了门窗，父亲和左邻右舍一起把井口收缩小，又特制了块井盖。虽说是河水井，却多了几份泉水的味道，冬暖夏凉。家里没有冰箱，遇上三伏天，父母常将好吃的东西吊在井里吊着保鲜。大冬天，外面干冷干冷，揭开井盖，井圈四缘湿湿的，井里水汽弥漫，井水温热，洗菜洗衣服都不用戴棉手套。天旱时，村里好多人家的井都见底了，我家的井水依然旺旺的。时下，自来水进到厨房，井水也不太取用了。

退耕还林，天更蓝，山更绿，河水更清。硬化的河堤坚固，出门不再两脚泥。一座座楼房拔地而起，许多村民踏着陕西移民的节拍搬到县城，小山村更见美丽，小河更是一路高歌。人在故乡走，如在画中游。

今夏，入伏当日落雨，为漏伏。漏伏是说伏天多雨不太热，比较凉爽。果然，这几日多暴雨，

一下能持续一个多小时，河水猛涨，欢腾的洪水梳洗河床，富集水里的藻类植物没有了，河道又恢复了往昔的清纯靓丽，形状各异、五颜六色的石头晾晒一河滩。

在最靠近童年的村庄，小河涨水，涛声如歌。白天，鸣蝉把夏天婉转成一首首清丽的唐诗。夜里，蛙声沸池塘，静穆成一阕闲散的宋词。

也许人生就是一条河流，沿着光阴的河堤一路走来，会拥有河水欢快吟唱的日子，也会有低沉失落的光阴，更会有愤怒奔腾的水花四溅，当然还有很多时候，生活需要河流一样的沉静执着。人生终究是一场删繁就简的旅程。这条流淌在我生命中的小河，在我面对干燥坚硬的生活时，总有潮湿和柔软从心底泛出。往后的每天每月每年，它还会在我清浅时光的信笺上，写下属于我独有的思念。生命里一路同行的人，有的成为伴我们一生的河堤，护我们周全，知我们冷暖；有的落入河底成为泥沙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一层一层地被掩盖，成为永远的印记；有的开成了河岸的花，让流水的眼睛和心情不至于寂寞；有的长成了河岸的树，将影子投入河水，为河流增添了颜色。

一条流淌着我青春年少记忆的小河，每每想起，皆心生暖意。而前行的路，还是要它自己缓缓流淌，承载着光阴的故事，一路冲刷着经过的记忆与悲欢，流动着的智慧和力量，闪烁着自己的光彩和价值。经过生活的磨炼和成长，每一个有故事有梦想的人，谁不愿意骨子里有一条这样的河流？



8月中旬，与众朋友一起，到闯王寨游玩。

闯王寨是闯王李自成战斗遗址。环境优美，古迹众多，正是夏日游玩的好去处。

那天天气凉爽，大家兴致很高，一路上车里一直洋溢着欢声笑语，从县城到富水关近10公里路程，感觉一支烟的工夫便到了。

出富水关沿公路向南，很快就到闯王寨山下。将车停在停车场，步行进入一条便道，拐过一大片竹林，一座雄伟的山门赫然矗立在眼前，圆拱形的门洞上方“西寨沟”三个大字分外醒目。一行人鱼贯进入寨门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两条东西向的山岭夹着一片三角形的山谷，便是当年闯王“大顺营”所在地了。“大顺营”左边山脚，一条蜿蜒曲折的山溪从沟里流出，溪边有一条两米多宽的石板路伸向沟的深处。右边地势开阔，一条条用巨石垒砌的石坝，依次顺沟成阶梯铺开，围成一个一个台状平地。平台上是一个个灰白色的行军帐篷。中间大帐前是一横排高约二十多米的旗杆，上面挑着一面面杏黄色的大旗，上有“大顺营”三个大字，迎风招展，仿佛将士们随时可以出寨迎敌。

顺沟上行，折向南边一条偏沟，向岭头攀登。石条铺设的路面长满绿莹莹的青苔，两边立有一根根高一米的方形大理石石柱，每根石柱四面浮雕着梅兰竹菊图案，柱头雕刻有十二生肖，雕工精湛，形态逼真。道路两边山上青青翠竹，密密层层遮天蔽日，游人走在下面分外安静凉爽。上行约五十米，是一处小山坳，入口处有座圆木搭建的门楼，门口一块木板上写着“膳食房”三个大字，右手边建有三间高大的木屋，是当年大顺官兵的餐厅，正前方坐南面北有两间低矮的厢房，应该是伙房了。转过“膳食房”，有一座草棚，里面有一口老井，是当年闯王炊事营饮用的主要水源，井深两米有余，出水稳定，甘甜清冽，终年不枯不溢，历经四百多年风雨侵蚀，仍保存完好。

继续上行，山势突然陡峭，石阶成折尺形曲折上升，两边是碗口粗成片的松树，不见一棵杂木。我们手抓着护栏上的铁链一步步向上攀登，虽然气喘吁吁，但并不觉得燥热。爬上半山腰的一座凉亭，众人纷纷坐在木凳上小憩，上方脸盆粗的松树直刺云天，石壁上胳膊粗的老根裸露在外，有些就悬在游人的头顶。路下方是三十多米高的陡坡，密密麻麻的松树梢就在脚下，上面缀满褐色的松塔，伸手可得。有人突然惊呼：快看，快看！前面高高的尖崖上是什么建筑？大家都站起身，抬头向前张望，只见对面山嘴凌空突兀起一座孤零零的崖尖，形若春笋，白雾在周围缭绕，上面顶着一座白墙黛瓦的建筑，好似琼台仙境。导游告诉我们，那就是莲花禅寺了。大家兴致大增，起身沿着斜坡爬上一条山梁，脸上热汗直滴，一阵微风吹来顿觉无比舒畅。仔细一看，脚下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险峻山梁，形似鱼背，两边极为陡峭。顺着鱼背向东就到了莲花禅寺，寺庙三面是悬崖绝壁，吊脚仿古阁楼式的佛殿和禅房坐落在崖顶。因坐南朝北，一峰独秀，易守难攻，一眼能观百里之远，故汉王刘邦闯王李自成皆在此筑寨屯兵。

向西走，山梁两边是大顺兵依山起势用条石垒砌的寨墙，虽已残破不堪，仍然能观当初的风采。

小路在树林蜿蜒，爬到半山腰，上面是一个大广场。广场四周是用仿古城墙砖浆砌而成，上面有高大的垛口。山前的高台上，三间高大雄伟的仿古建筑矗立在眼前，房屋坐西朝东为仿明清庙宇风格，雕梁画栋飞檐翘脊，气派恢弘。登上九级台阶，站在大厅门前，正前方十六根赭红色立柱高高挺立，檐下四周又是一圈红色木质护栏的回廊。大门上方悬有一块长方形匾，上书“议事厅”三个鎏金大字。正门柱子上题有一副对联：“初起米脂再取商南不信王侯宁有种，既成大顺复吞明室忽移大命岂无因。”走进大厅，高大威武的闯王李自成端坐在正中间的太师椅上，左手握拳，右手微微抬起，抬头挺胸神态从容镇定，仿佛正在讲话。他手下几页大将正围坐他的周围，神情专注地倾听闯王调兵遣将运筹帷幄。每尊雕塑神情各异，惟妙惟肖。

从大厅出来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一人默默来到广场边的寨墙下，手扶垛口放眼远望，随口吟起“九里山前摆战场，牧童拾得旧刀枪”这句诗，不由赞叹：好一处险峻古寨！

山下跑马场里，战马嘶鸣喊杀声不绝于耳，游人坐在观礼台上，正在津津有味地观看大型情景剧《凤闯王寨》的精彩展演，不时有喝彩声、掌声从那里传来。云退日出，烈日下的闯王寨，更显巍峨险峻。

闯

王

寨

胡发坤

我们的姑

吕丽霞

在我的老家，姑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村子的侄辈对嫁出去的女子的统称。

小时候，村里有哭丧的习俗。我家住在村头，村里老了人，出嫁女回村后，哭丧往往就从我家房头开始。犹记得七八岁时，村里的一个婆过世，她的侄女一身白孝，头上孝帽子上扯一绺布，蒙着半张脸，一到我家房头，就开始哭。开腔便是妈啊，我苦命的妈啊！我到哪搭去找你啊？我大惑不解，问我妈，又不是她妈死了，她为啥要叫我妈？妈解释道，出嫁女没出五服的，长辈老了后，都要改口喊爸妈！说着，还用手指戳戳我的头，等你长大出嫁了，下辈的娃们都喊你姑哩！

我还小，没有这方面的体验。婚后第三天回门，和新女婿刚进村口，一个哥迎面走来，拿出对待客人的态度，热情地喊道，霞，你来了！接着，又对身旁扎着小辫的小姑娘说：“快叫姑、姑父！”

我别扭不已，含糊糊地应了。转过身边走边恨恨地想，回来就是回来了，什么来了！再说了，又没有血缘关系，咋还叫上姑了！

恨归恨，在村里越来越多的孩子的围攻和我妈的敲打下，我万般无奈地接下了“姑”这个头衔。

记得小时候，村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。本村的一个出嫁女和丈夫吵架，被丈夫打了，一路哭着跑回娘家。娘家人见女儿哭哭啼啼，身上带伤，又气又怒。同村一个后生见了，怒道，敢对我姑这样，走，我们要和他家好好说道说道，便召集了村里的子侄上门讨公道。夫家听说后，叫了村里的两个长辈，还专门吆喝了几个年轻的后生，给他们壮势。谁料娘家人一进村，把大家都吓住了。

十几个精壮小伙子，走路虎虎生风，浩浩的队伍

将村里大路上的尘土带起老高。传话的碎娃气喘吁吁地报信之后，夫家队伍里小伙子溜走了一大半。

夫家人怒了，你们这是干啥，哪来这么多人，想闹事哩！本村后生掷地有声，咋啦？凡是我村嫁出去的姑娘，都是我们的姑和姐妹，全村人都是她的后台，想欺负她，没门！

事情结果如何，不得而知。但从父亲眉飞色舞唾沫乱飞一脸豪情的神态上能看出，他们在威势上绝对压倒对方。

由此，我想到了我妈。我妈是山沟里的女子，嫁到我爸家最大的优势是从山里走到了川里，虽然这山川之间只有二里路。更有优势的是我家住在村头，逢三六九集，在那个没有雪糕和矿泉水的年代，赶集的人唯一的解渴方式，就是到集边的人家讨口水喝。所以每个夏天的逢集日，我妈娘家的侄儿、侄媳、嫂子哥总是三五成群，往往一个中午，我从半里外的水井里担回来的一担水就少了半桶，气得我总是嘟囔脸吊，走路带风。

家的自行车搬到我们的床上。

我妈不以为意，依然会在逢集日早早担好水，给她的侄儿侄媳们把一碗碗凉水递到手中，同姐妹妹子们叽叽喳喳，谁家添娃娃啦，谁家的猪卖了个好价钱，谁家老人病了好几年眼看不行了，一阵欢笑，一阵叹息。使得我那在烟土雾罩的生活中面目平庸的妈眉眼也鲜活起来，如欢鱼入水，鸟归山林。

后来，人们像雀儿一个个飞出山外，路越修越宽，楼房越来越高，乡音却越来越少。平时街道冷冷清清，偶尔有个回乡的年轻人，也是骑着摩托车或是开着小车一阵风似的经过，荡起的尘土迷了日渐老去的我妈的眼，吹乱了她的白发。

清明节前，细雨迷蒙，我妈要回去上坟。柏油马路宽阔平整，当年的土坡路也平缓了不少。心一放松，一边的车轮陷到路旁的地里，发动起来泥浆飞溅，车子像一个不想上工的懒驴，原地哼哼，却不动弹。

我妈焦急不已。到路边一高门大户的人家寻求帮助，不料还没进门，就被一只凶猛的狗吠了出来。不一会儿，出来一个中年人，一身休闲装，手中的电话里唱着秦腔戏。看到我们，眼前一亮。冲着我妈喊，姑，你咋来了！

我妈赶忙说明原委，中年人大手一挥，没事，我叫人来帮忙。一通电话，十几分钟后，来了几个中年人，还有两个年轻小伙子，姑、姑婆地叫着。接着，丝丝细雨中，五六个男人一块使力往前推，我转动方向盘，一踩油门，车子终于拐上了水泥路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375期)

刊头摄影 杨鑫